

Z25  
Z64

# 唐人街上的中国女人

志 远 编



A0877918

金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人街上的中国女人/志远编 . -北京:金城出版社,  
2001.9

ISBN 7-80084-392-0

I. 唐… II. 志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826 号

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)

北京鑫洪源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·125 印张 256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 册

ISBN 7-80084-392-0/K·21

定价: 22.80 元

## 前言

人在他乡，生活殊为不易，别的就更不用说了。新的环境，陌生的人群，从头开始的艰辛和不易，这一切都使人喘不过气来。如果说人在他乡已是如此难堪，那么人在异国呢？而如果作为一个女性，人在异国的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了。

随着出国留洋的大门的开启，无数的中国女性，或单身一人，或伴夫携子，飘洋过海来到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等异国他乡的土地上，工作、生活、恋爱、结婚……她们的经历有的很精彩，有的很无奈，有的很浪漫，有的很伤感，有的很绝望。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唐人街上的中国女人，用她们的亲身经历，诠释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——它们，都在本书之中。

据有关统计，在多数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院中，中国内地留学生的人数在外国学生所占的比例中大都名列前茅，甚至有时排名第一。中国内地人士持 L1——跨国公司签证和 B1——短期访问签证以及以各种身份来美等所占的比例也数目惊人。别的地区且不说，根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在洛杉矶有中国内地背景的中资公司至少就有上千家之多，而同样，有中国内地背景的新移民社团也达数百个。甚至有人估计在

洛杉矶地区六十五万华人中，至少有一半是近十年来从中国内地来的。而至少这一半的一半又是女性——本来华人口中至少有一半为女性。

中华女性向来具有柔弱胜刚强的特性，在充满挑战性的新大陆上，她们充分显示了自己坚韧的适应力，使异性同胞大有望尘莫及之叹。在异国他乡，她们所创造的阴盛阳衰效应比在故土更可观。

对于一个华人女性，当你登上新大陆，陷入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精神物质条件时，便面临新的选择，新的挑战，甚至是各种诱惑。经济的拮据，婚姻的破裂，生活的寂寞，感情的失落，语言的障碍，前景的茫然，居留身份的不定，这一切，都迫使你必须加以改善。结果她们有的成功了，有的失败了，但无论成功或失败，她们都有理由说：我们出去过了，也经历过了。

读者您说呢？

编者  
2001年9月

## 移民美国
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漂洋过海来到美国，谋生已是不易，事业成功就更难了。而作为一个中国女人，则更是难上加难。然而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戴英却做到了，下面就是她自述的那段经历。

### 第一门电脑课，第一本电脑书

1983年年底，当我跨出旧金山机场时，除了行李外，我身无分文。下机伊始，第一件事便是找饭碗。从小受马列主义教育，财产为零的人是暂且不能在生意上着眼，作任何投资考虑的。

插队落户贵州多年，我会栽秧掰包谷，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过歌。跟许多上海小姐一样，会打毛衣，穿自做的衣服，裁缝技术更上一层楼，兴许够格在上海街边摆裁缝摊。来美前在上海跟外语学院戴伟栋老师夫妇念了一段时间夜校英文，中国式的英文考试，我颇能过关，一踏上美国土地，人说话，我不知所云，我开口，则人不知我所云。总

之，我所有的本事加起来，除了缝衣、洗盘子，别无所选。即使我愿意，人家还嫌我没有经验呐。曾有一位缝纫厂老板让我试工。整整一个早上，我缝了72根连衣襟带子，只挣了6块美金，扣去税和车钱，剩下的钱不够一顿中午饭。老板直哄着我签字订合同，为她长期卖命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正体会到何谓“血汗剥削”。我可不能干赔本活，因为实在是无本可赔！贵州的老乡常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我开始去成人学校学英语，等磨出了英语刀子嘴，何愁找不到饭碗。

美国的成人学校，顾名思义，是成年人的进修培训学校，免费！由于成人学校的学生流动量大，制度较松散，走入学校，填表，登记，立即进入教室上课。

旧金山中国城的北岸区成人学校中除了教员是美国人以外，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炎黄子孙。虽然是黄肤黑发，血浓于水的同胞，却说着世界上五大洲的各种方言。

他们也许是来自香港的写字楼小姐，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商人子弟，也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高中物理教员，或是出生于南美的华裔，更可能是本地的闲人，退休后无所事事……鲜有人似我，来自贵州山寨求业心切的上海知青。

我每天恶补英文兼练打字，两星期一晃而过，忽然发现学校还没有电脑班。经一番结结巴巴、比比划划的恳切要求，美国女老师终于让我坐进电脑教室，高兴得我立刻聚精会神、洗耳恭听。

黄头发蓝眼睛的洋老师打开洋话匣子，滔滔不绝的洋话，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我的耳膜。我似懂非懂，不懂装懂，声声“OK”，惟恐老师赶我出教室。老师手持一本上半部白、下半部深紫色的大课本，指示我购买教科书。英语班多

半发免费资料，此处竟不同，我得自掏腰包！

直至进入中国城的东风书店，我才发现事态严重，这本半紫半白的 BASIC LANGUAGE 课本居然要价 21 美金，当时我的脑细胞储存仍然是人民币币制……

1 美金约折合 1.67 元人民币（时值 1983 年）。一本电脑课本竟是如此天价，够得上一个上海工人的两个月工资。打了半天的中国算盘，定不了主意，只好转回家与先生商量。盘算了一晚上，前思后想，为了在新大陆谋生立足，狠下心掏出银子，下了来美国后的第一笔大注。

在以后的电脑学习中，我才了解到，电脑课本的价格多半是五六十美金，更有八九十美金之数。若干日后，洋老师指着我要作业，我才意识到她一定是早就布置了作业给我，而我也必定是没听懂，却向她 OK 了好多次。询问多位同学，才知道我们得在电脑上完成作业。电脑室里，一位 50 多岁的中国太太，身着洋装，正在电脑前做功课。我用中文告诉她，我想站在她后面看看，学习怎样用电脑，我一点都不知道该怎样开始。洋装太太没吭气，似乎挺忙的。忽然她转过身来，不高兴地说了两句英文。我一下子没能回过神来，只见她满脸的不屑，语调刺耳，她好像是说我弄得她神经紧张，叫我走开。顿时我感到十分难堪，洋装太太显然是土生的华人，画眉描眼挂金戴银的，十分时髦。我呢，天天穿着亲戚给的旧衬衣、中国大陆带来的牛仔裤，浑身土气。我自作多情，认她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。在她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土里土气、英语不通的穷外国人罢了。大概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深入我的潜意识，“老子才不稀罕！”贵州老乡们的口头禅差不多脱口而出。土包子唯有一切靠自己争气。自

此，我每天下午都泡在电脑实验室里，练习使用指令，写极短的 BASIC 程式。三星期后，我已经将整本电脑书的习题都做完了，结束了我的第一次电脑扫盲课。

## 旧金山市立学院的电脑课

旧金山市立学院坐落于山坡上。双向的车道由山脚蜿蜒而上，3米宽的石阶梯通往散布处处的教学楼，最高处是巍峨的科学楼。公共汽车站和有轨电车站都设在山脚下，下了车，爬上坡，沿着蜿蜒的车道，走十分钟，到达电脑楼。

电脑楼的底层为电脑室，整齐地排列着许多终端机。1985年之际，个人电脑的价格仍十分昂贵，尚未普及。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大都使用连接主机电脑的终端机。终端机供学生作程式设计练习用。学生可在两个小型的印刷机上随时印程式报告，上交的功课根据要求，一般须头一天在终端机上打入指令，送入地下室的大型印刷机，次日从电脑室工作人员处凭学生证领取印好的功课。上交的功课程式首页得印出自己的姓名、班级、课目及日期。有懵懂学生作弊，抄袭别人的作业，当作自产，充数上交，只留神于拷贝、印刷，没留意在首页上做手脚，兴冲冲地交去别人上学期的作业，然后不知就里地捧个大鸭蛋扫兴回家。电脑楼的其余各层均为教室。明亮的教室里桌椅整齐、干净，教室的前后整面墙都是黑板，讲台的侧后方悬挂着教学用的大电视机。想起在贵州山寨的那些油灯如豆的夜晚，屋里暗影憧憧，蚊子嗡嗡，屋外是蛙鸣阵阵，山风呼呼，雨声淅淅，长夜漫漫。那时的我，以为是永远的失学了。置身于温暖如春日如白昼的



电脑教室中，往事实不堪回首。如今我又是一名学生了，是的，我比别人晚了十几载，少读了初三，也从未踏进过高中，我深知，我的电脑学习之路将是漫长坎坷的，可是我经历了别人未曾有过的风浪，承尝过别人无法理解的苦难，我深信，只要有路走，我一定会走下去，不停息！在市立学院刚开始时，一堂课下来，如果老师在黑板上画些图，或是举例说明，我可以理解十之五六。课堂里半通不通，似是而非，我只能靠着在家加强阅读来补课巩固。戒了小说，绝了电视，一本英文字典在手，查出的生词全写在最后的几页。难的是，有时候搜索完了生词，文章依旧读不通。别人浏览一遍可抓住要领，我则需要仔细精读几遍方能琢磨个大概。日本人研究出模糊数学，我则是模模糊糊学电脑，无可无不可也。

美国老师上课，喜欢添加幽默，气氛比较轻松，常常是满堂爆发大笑，我竟不知所以然。美国学生爱提问，老师与学生常在课堂里讨论。

我从来不在课堂里提问，怕的是我提了一个早先组织好语法的问题，一旦老师反诘，我会发昏，不知如何接下去。为避免影响别人学习，我只有滞留到下课别人走后，趁着只有老师和我二人时，才斗胆操练我的洋舌头。洋老师中的一位，多年后成了我的好朋友，我开玩笑告诉他，当年我经常是最后一个和他一起离开教室，并不是我迷恋他，在擦爱情火花，实在是图个人少，我可以勉强挤出几句他听得懂的英文。

## 找工作！找工作！

求学固然重要，过了而立之年的知青辈，大都是上有高堂老父母，下有待哺小儿女，能一味求学吗？我的人生交响乐中的主题是摇篮曲——照顾孩子，夜间在学校奏电脑小夜曲，不考试之时便练习求职进行曲。看报纸广告，打电话，寄履历表，面试、笔试……说句大话，我的求职谈话之多，寻工作经验之丰富，兴许得设计个电脑 DATABASE 来储存失败记录。以下是两幕我演求职者的谈话短剧。

### 谈话之一

地点：加州政府机构大楼

场景：人事科谈话室

人物：中年黑人太太、中年白人先生均为负责人，另一来自于人事科的小姐

申请职位：清洁工

从事政府部门的清洁工作不但有医疗保险，并且工作量固定，福利好。对一个挑过粪的知青来说，清洗办公大楼的厕所和马桶，当然是驾轻就熟，更遑论扫地、擦玻璃。我的履历表显示了我有多年的家庭清洁工作经验。谈话的前一天，我临阵磨枪，将清洁工手册读了好几遍。州政府工作谈话一般是二人代表用人部门，一人代表人事部门。为确保公平合理，或是怕将来有人吵闹打官司，谈话全部录音。

人事科小姐带我进入谈话室后，介绍姓名，寒暄入坐。几句老套以后，黑人太太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：“如果地毯上有口香糖，你如何处置？”

“如何处置？还不是捡起来丢进垃圾箱。”

“就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正确的答案是捡起口香糖后，应使用一种专门的溶液作进一步的清洗。此乃关键的技术考核式的问题，我未答对，自然出局。其实对美国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性问题。嚼口香糖，简直可以说是美国人的专利。地毯家家有，不管是无产阶级，或是资产阶级。商店里各种洗地毯溶液，任君选择。对年代，甚至 80 年代，中国的老百姓是无福消受地毯的。即使是在上海——中国最大的都市，唯有大宾馆或是高级干部的家，才见得到地毯。地毯象征着极高的身份。我的父亲不过是上海的一介草民，母亲也不过是另一介草民，弄堂房子的住客，何来地毯之有？下乡之际，爬山下田，脚下踩的是水、泥、石头，脚踏实地——实实在在的泥土地。我住的茅屋里，泥地高高低低，坑洼不平，贫下中农教导我们：只须在不平之处多洒水，多踩踏，慢慢就平整了。如果我将实情告诉黑太太，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家没有地毯的，国情不同，美国人的洗地毯常识，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经验，也许我的机会大一些。不！家穷岂可外扬。

不当清洁工也罢。至少我是很幸运的，有机会接受中国贫下中农的教育——土插队经验，也有机会接受美国工人阶级的教育——洋插队经验。

## 谈话之二

地点：中国人的小型贷款公司

场景：一层住宅楼面改建的办公室

人物：老板，年轻的女秘书，三四个办事员

申请职位：秘书兼打杂

开幕之时，女秘书用英语招呼我坐，然后她用广东话请老板入坐。

女秘书流利的双语使我气馁，老板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广东人，满脸和气，顿时令我又感到很有些希望。几个简单的英语回合后，老板问：“你为什么认为你有能力胜任此工作？”我回答说，我在中国学过会计、出纳，来美国后开始学电脑。我的电脑课上得如何如何，我的电脑知识和会计经验足以胜任他们的工作。除了英语外，我会说国语、上海话、四川话、……我正说得带劲，老板忽然插话：“你会说广东话吗？”“识听唔识讲！”我立刻搬出我仅会的一句广东话，也立刻领悟到我没戏了。果不其然，老板开始上戏，接下来好几分钟，老板唱他的广东大戏，待他停了板，我无以为继，唯有满面堆笑。老板用英语致落幕词：“在美国机会很多，到处都有机会，只要你努力勤奋，你永远有机会。”一番鼓励后进的肺腑之言。我需要机会，我需要工作机会！我当时的各种条件均处于半生半熟状态。学历：仅有一份市立学院的电脑程式训练证书，还未获得大专毕业证书。英文：半通不通，光听不说，我可以听懂百分之七八十，也可以流利地大谈准备充分的自我介绍，一旦与人交谈，常不免有鸡同鸭讲之状况。经验：唯中国的工作经验而已。在美国就业要的是美国的工作经验，找不到工作又如何积聚美国的工作经验。先有工作后有经验，抑或是先有经验才找到工作，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世界难题。

多次在中国人小公司的失败经验，最终使我认识到一个铁的现实：旧金山的老华侨都是广东人，我不懂广东话，与

老板沟通尚且困难，谁会花了钱请我去吓跑他们的广东顾客？大陆来的说国语的打工仔还没修炼成正果，熬成老板金身呢！广东老板要的双语是广东话和流利的英语。即使我的国语说得与赵忠祥一般标准，加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腔，更有十年说贵州话的经验，供求不合，奈何也！

面谈次数多了，我差不多练出了沙家浜阿庆嫂的功夫：观脸色，察眼神，听话听音，一番开场白我便可以揣摸出美国胡司令的不满意，或是香港刁参谋长的不中意。小公司老板常常是当机立断，三言两语打发你走人。大公司都有一套程序，瞧您不上眼，不会马上让您觉得难堪，两星期后，给您一封客客气气的回绝信。记得有封回绝信还形容应征失败者的“明珠暗投”，唉！明珠本人不敢当，千万可别暗投到人老珠黄不值钱。

## 第一个工作——电脑打字员

到处面试，到处碰壁，依然是处处时时寻寻觅觅。报纸报导，美国护理人员奇缺，必须由国外进口护士。美国要进口护士！我虽然目前不是护士，有利条件是我已经进入美国口岸，旧金山的市立学院有口碑甚佳的护士专业，平均成绩在3.0以上便有资格进入护士班。百分之九十九的护士班学生可通过加州的护士执照考试。适者生存，当机立断，我必须改学护士，赶快进入美国社会最需要的工种中去。市立学院的护士专业需两年时间。第一年学习解剖及护理等，第二年开始进医院半工实习。实习期间领薪水，这意味着一年后确保有饭碗。我怎会如此沉迷于学电脑，没早一点转专业。

样样弱势的我，岂能选专业？

世事难料，正当我向护士业冲刺，在姐姐友人的全力相助下，我找到了一份最低档的白领工作——银行的电脑打字员。命中注定，我不会当护士。白天八小时，尖尖十指不停地在电脑键盘上跳踢踏舞，眼睛紧盯电脑屏幕，思想高度集中以保持零错误率。下班后已是精疲力竭，头昏眼花，忙着回家、接孩子、做饭、吃饭、风风雨雨地赶着去上电脑程式设计、系统分析、微积分、物理……做学生难，做老学生更难，微电脑老学生是难上加难。

## 第一次电脑程式设计工作

1989年年尾，我突然接到一份来自于加州食品农业部的程式设计工作的谈话通知，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加州州会——萨克门度市工作。按常例，此为第一步询问。

我立即作复表示十二分愿意。第二步是应征谈话。终于，在焦急的期待中，我接到了州农业部电脑科人事秘书的电话，与我约好了应征谈话时间。当时我已完成旧金山市立学院的电脑课程，手上有了一张大专文凭的小王牌。多次的失败使我总觉得手中的王牌还太少了，一般来说，电脑程式设计师要具有大学学历，再加上二三年的工作经验。

萨克门度市离旧金山约 50 英里，不到两小时的车程。

谈话的那天，天气晴朗，瓦蓝色的天空，阳光明媚，我的先生开车，带着小孩，一家三口驶向萨市。一路上，和风徐徐，路边山坡上层层苍翠。加州的冬天不冷，气温大都在

⑩ 摄氏 10 度上下。冬天只是在树林、草丛、野花上随意涂抹，

添加了些深红色、暗黄色和深深浅浅的金褐色。阳光下，依然处处明亮，生气勃勃。好天气！好心情！希望好运气接踵而至！

主持谈话的是一位比我还矮小、一头深褐色短发的女士。美国人多半高头大马，我面对的是位眼神机敏、十分精干的袖珍洋马。寒暄之后是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最后的问题出乎意料之外。“你喜欢艺术吗？”“当然喜欢！我在中国学过画。”“科学与艺术，何以为重？”“我喜欢数学，故在美国选学电脑。我更热爱艺术，却毫不出色。”这是实话。上海人称那些刚有点入门某专业的人为三脚猫，我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的水彩画，很遗憾我全身所有的艺术细胞加在一起，仍无颜称为艺术三脚猫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我在履历表上填写二年艺术专科学校的学历。谦虚固然是美德，就业更需务实，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重学历、重经验的社会。

由于我具有农业学历、学画的经验、美国的电脑大专学位，机缘凑巧，不期然我竟成了加利福尼亚州农业部电脑科的合适人选——运用电脑制作农用地图的程式设计师。苍天不负苦心人，我终于闯进了电脑业，更使我高兴的是综合电脑与艺术的工作是我所爱。

我的老板玛芙，即那位与我面谈、浑身充满活力的小洋马是个富有创造力、极其聪明的美国女人。整个电脑制图设备，包括电脑软硬件、二度及三度空间的地图显示终端机、电脑印图机……均由她一人计划、安装、测试及操作。

## 全工半读继续求学

我的工作是写程式处理各种经纬度、平面或立体坐标、色彩、标示等数据。测试程式十分繁琐，且须十分仔细。每当终端机屏幕逐渐显现出所设计的彩色地图，或是当大幅的农用地图从印图机的滚筒中慢慢滑出，我永远是聚精会神，兴奋之至。

应玛芙的建议，我将解析几何中的坐标转换公式编入程式，也将统计学公式写成供直接使用的程式。玛芙的头脑中不断产生新主意、新计划。我们要将科研观察收集的数据，依据不同的阶段制成图，然后再用程式控制地图逐一显示于屏幕之上，既可以选择性地显示单一图，又可以完整地显示系列图以及与卡通同理的动态画。

为了解决工作中不断产生的问题，也为了完成学业，我进入萨市的加州州立大学电脑专业就学。该校校园极大，校车行驶于校园之中，并往返于轻轨铁路小火车车站与学校大门之间。萨市是个园林城，州大校园内亦是“林阴深处教学楼，树影婆娑读书人”。在萨市州大的第一学期，我选修了电脑图形学和线性代数。电脑图形学介绍硬件，学习使用软件及硬软件设计原理。图形课的授课教授是一个50开外、高高大大的美国人，天庭宽广饱满，声音浑厚低沉，上课总是问学生前一课上了什么，偶尔还谈他的酒。他的办公室布置则显出他颇有艺术修养，使我觉得他似乎更适合演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。线性代数是电脑专业的必修课之一，印度裔的数学教授非常热心，帮助我检查、核实我工作中需用的数



学统计公式，并且为我寻找解决工作中问题的数学资料。至今我依然记得，每当学生有疑问时，他总是要我们都看着教室的墙角落，想像三度空间，理解线性代数的空间概念。

州大电脑专业有两三位华裔教授，一般说来，只要是中国老师的课，我一定选，理由无它，只为多了中文沟通的机会。无法用英文表达时，中文上阵。教数据结构的王教授看起来30多岁，和我年纪相仿。他是十年寒窗苦读，而今满腹学问，一介教授，为人师表。我则十年浩劫难挨，今日头脑空空，一无所长，全工半读。

感慨乎！叹息乎！怨天尤人，于事无补。我唯有一步一个脚印迈向我的学士学位，有朝一日迈不动了，我爬也要爬到头。范进尚能中举，我焉能输于古人。

王教授年轻有为，教学认真，严格要求学生。程式设计常常很难，曾要求我们将一个文字处理的搜寻逻辑转换成电脑程式。我思考了很久，依然无法理清思路，写成的程式自然混乱，测试结果不如人意。交作业的前夜，我再三检查，修改，测试，凌晨2点了，我依旧强打精神，面对电脑，此时此刻，真可谓：

无言独对屏幕，灯如画，  
寂寞电脑，深夜锁人心，  
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程式，  
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夜更深了，我既无法思考，也根本无法入睡，改两个程式，试跑两下，毫无作用，趴倒在床，合眼干嚎两声，撑起来，周而复始重复机械动作。我住在旧金山，在萨克门度工作、上课。每天清早5点起身，来回路程共需3个半小时，